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五十一至二百五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貢生臣李幽圖

明文海卷二百五十一

餘姚黄宗羲編

序四十二

文集

小草自序 黄道周

仁義之教衰則文行之途塞文行之途塞則聖賢之言無以命的於天下古之君子本仁於身修義以及人然後布為文辭其髙者繫於清微其堅者以藥石天下其

平易通曉使治忽善敗循之共白也其所未白者以勸人静正反之墳典端居淵尋疑難逆折然後不遂於聲色嘲笑僮妁料得之事故白者以白其道章其志未之白者以探其繫深其義故學問之道不廢也今之君子為利以考文為文以飾行苟取習俗以誣聖賢以愚黔首以誑天子其稍有意義者選妙徼儁自命而已其平易通曉則里巷之所周譬揆於古今治忽善敗則蒙然未視見之而喜去之不思自是而學問之道可廢也夫

苟有令捐聖賢塞道德則止猶是制也而顯棄其教以仁義為迂衺高堅為僻昧則閭巷白望者皆可皐比自命粉飾而耀先王之業即使天子一旦顧盼詢治忽之故善敗之紀亦将囁吚舉所熟習某蓋聊且以對則是聖賢所教人仁義文行為權利貿市者逋藪也且無論聖賢旒冕在上但使妻子童之是良人者脫冠帶弛竈下其情態言説具僮竘之所料得而出巍冠坐高堂衡量天下無敢難者退而私怪此其方法豈可使兒孫復

習之乎故天子而修聖賢之治則必通聖賢之志通聖賢之志而後有得於治忽善敗若白不白之理而後其公卿大人有所別察以為典禮上不失先王之教下不失髦士之所履視故進而可以相習退而可以相道語也予老矣少寡疑難長而無所進自以誦述皆里巷僮姁之所共白然猶以是費其言說將還之童稚以考初業使後之為聖賢者有以相質而定其白黑故復伏枕為之前後得二十五篇時崇禎辛未夏五月也

## 應本序

黃道周

修其文而不足以明天下則不若蓬巻而處修其質而不媿於天下則不如椎髻而舂臯傅之為文以視天下皆蓬巻而處夷施之為質以視天下皆椎髻而舂信其言則涇舟之側無有鬈髦有嗿之田無有娟婦不信其言則狸斑與豹蔚爭坐隴廡與娵孟同宮是兩者皆説之無定者也亦有定説神農為帝不能使五穀貴于金玉堯禹佐之不能使疏冪尊於絺繡五穀貴於金玉疏

冪尊於絺繡則土塊掬飯皆爲鬲烹人脯鬼血雜揉於道矣故三家之子不能爲金玉絺繡則必寶其糠覈鍼錐寶其糠覈鍼錐以爲尊於金玉絺繡此亦恒情明主不誅必以爲用其道可以治天下可使鉛松不御金玉齊價是則大㫯明王之所惡也故仁義者精微之産也禮樂者與博之致也與博精微著于心貌而施于文章在生者之身猶是疏冪五穀也而少見者多怪多怪者重創明主亦因之以爲必屏圭璧湯金錫而後可爲治

於天下則是燧皇刟竈結繩復作也三家之子茍其才不至於作㨿智不至於窺盜見人金玉絺繡則斂手屏氣正容却立退而視糠覈鉞錐雖無艷志亦有安色是石户之農所引避于庭堅涓成務光所賫心于莘野也必使英娥挾刃以伺夷光胥靡感圖以譟版築則情慮不至古今絕類繇斯以談予見鴻寳則不復談文章亦不復談易豈為慢乎予之蓬巻而椎髻固亦久矣

朱御史集叙　鄭以偉

舉天地者大氣也舉國家者士氣也故愛國家者每於所以舉者三致意焉不佞居常慨士氣已三盈竭矣有忍九族之滅不肯成華除之一詔甚至樵夫牧子固首陽之節為一盈少焉脂常成俗遂釀土木之禍為一竭孝宗時言官上殿大臣重足立為一盈至大璫盜秉而媚者半為一竭大禮議起伏闕者聲徹內廷為一盈嗣後不無少骩矣為一竭然治莫隆於肅皇而士之氣莫盛於嘉靖余鄉汪文莊以言禮兄弟相繼去位費文憲

贈以詩有始終不變師丹議之句蓋直之也而莆中又
有損岩朱御史之疏方昭聖壽誕有旨免命婦朝賀御
史拜官不閱月輒上疏大略謂朝賀在興國太后固以
舉行慈壽誕晨乃聞報罷事體相類禮數頓殊傳報之
間關係不小且武宗上賓當時後孝廟惟慈壽所欲立
耳手挈神器付陛下母子至情昭天日一浹旬而一廢
一行彼此相較形迹太著何以安母后心慰孝宗在天
之靈語多偘直會莆同官馬御史明衡亦爭指與御史

同上不能無恚下詔獄召輔臣蔣冕曰是曹以不孝誣朕當論死頼輔臣護罷為民嗚呼使兩御史少緘口從異議公卿可立取而顧去菀集枯甘心左較長輸而不折吁何戇耶乃上固宥之直與孝宗之宥李夢陽者同一寛仁而夢陽所論不過一壽寧椒房之寵非直批逆鱗在人母子間也然後知肅皇之度符於孝宗而御史之論難於夢陽吁又何盛也御史既歸奉親為娛不干公府若民間利害不難緦緦言之上官如里甲協辦之

獎貽書當事得以除去語在柯公維騏傳中而所著文
詞無幾微窮鬱怨尤語吁何恬也昔屈子不得志懷襄
其形為騷多拂逆無聊至沈汨羅而原其心者曰謂與
日月爭光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騷者
可謂兼之御史志深行廉與屈子同悰心瘋憂與屈子
同而繾綣惻怛出以忠厚并騷之無聊而融之過時矜
茹不翅函蓋夫豈惟騷即進之雅其可與夫以氣如彼
之戇以文詞又如此之恬蓋天地盛大流行之氣不得

之彊陽而本之乎恬澹寂寞辟水之激為龍門吞天浴日及其無觸則悠然中凖不失平耳御史諱渊字必東嗣絶聖世識者悲之其從子廷揚為信學博梓其集若干卷學博賢者有世父風

自叙　鄭以偉

鄭以偉字子籥詩曰八月萑葦萑小葦大故謂之偉有大之義焉其字從韋荀子曰柔從若蒲葦非慑懾也有緩之義焉葦可綿為簿席不如蘆之或折也故音完有

完之義焉爾雅曰蒂醜芀言其華皆有芀有秀之義焉禮曰土鼓蕢桴葦籥伊祁氏之樂也葦之管中籥有中和之義焉乃鄭子輯其雜著名之曰緼泥則盡與籥之義反宋景文曰作文乃靜中之一業而余多得之動玆集也或待詔金馬門給尚方之筆札或奉祠碧鷄使擷瑣碎於輶軒或乘謝康樂之屐染嵐色于毫端或應皇甫謐之題洈雒陽之紙價或文或武倣露玉之浮沉或空或玄披沙金於仙梵或模孟堅之荅戲或倣子雲之

解嘲或勒韓山之石拙同鳴吠聲中或跋石鼓之文識漏婆羅門外至記素王廟堂尤愧紫陽羽翼投之巾笥積成故紙大抵忙中稿也暇取閱之凡陋可厭者四躁一多一雜一俗一研京練都必假夙斤腐毫鷺夢非可卒搆余才非子野速成於心客阻任昉文誰與定据案當食乍蹢躅於燥吻腹稿手揮即流離於柔翰江蝌穴沙而弗深蜻蜓點水以略涉率爾不精一凡陋書稱尚要孔貴達意故羸卒十萬不敵精騎三千而余遇題輙作

如徐世勣少年逢人便殺一作輙蕪若秦延君解經三字萬言枚臯疾而多累和凝縷以貽譏愛而不割二凡陋荊公評文先體製而後工拙即以范文正公岳陽樓記不免裴硎傳奇之誚余駁類龜兹安取羸質純非玄圃那積夜光刃未㕙其吹毛璽乃痛於滿口麤而少裁三凡陋學文如蜣螂弄丸久久脫化方能出穢濁之殼而登十二紅樓之上余則如新亭傖父一往似揚州共語語便態出又如李重光所彈書法如田舍漢了無都

人士意俚而不韻四凡陋然總在忙中濡染則躁字畫之求如景文言胡可得風俗通曰女媧初造人物用黄土摶弄及其劇力不暇供也則引絙泥中舉以為人故富貴聰明黄土人也貧賤凡陋絙人也此言詼詭不經乃精氣為物漓淳清濁之異疑亦有然者夫以女媧之神聖尚未能劇成黄人以此知大聖賢大豪傑不常有造化匆匆中孕育不出故五百半千須空閒一會方纔摶弄得就况以人心成文豈能䵝苴篹出一篇好文字

故朱晦翁謂漢末以来只管氣弱蘓頹著力變不得直到韓昌黎盡掃亦變不盡故造化生黄人少經人多皆在於劇而漢前文强漢後文弱亦是造化與人心竝劇而不能供也余意匠經營既無五色爐錘秉筆覼縷自笑如班孟嚼墨一噴成文譬塑偶人者不斟酌於目鼻大小之間與引繩泥中何異欲其大而能緩緩而能完完而能秀秀而能中和比黄鐘焉又何可得世有貌寢者時目以人豪此亦人豪也已矣字書絙與絙異絙之

言緩而緪之訓急以此名之亦袪急成緩攝動歸静之旨也且余緪人也又安得不緪其業夫緪業將安用之豈可奏於黄人之側與或曰寢假雨水黄人之壤將復歸於土而緪人將浮浮無所受之未必不與子之笨合也余曰是曷敢知是曷敢知反其朴無造無作吾以觀乎未有人物之先肓肓莫莫玩大象於未捏棄斧斤而不琢詩不云乎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我田舍郎也願為伊祁氏之民將亟為乘屋計無

所落我事

明文海卷二百五十一

明文海卷二百五十二

餘姚黄宗羲編

序四十三

文集

趙忠毅公集序　周鳳翔

昔孟子闢邪距淫而先於正人心人心者天下之所以一治而一亂也生於心害於事作於事害於政子雲曰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廓如

之云有味乎其言之也我國家當神廟英歲篤叙正父無斁康事皃鷺既醉之風卷阿天保之樂有過無不及焉而二三憸人窺牀第之微生動揺之計紫芝之歌難招黄臺之蔓幾摘於是一時君子起而爭之而枋國者陰陽捭闔以剪鴻鵠之羽令夫刑人殺人之不可得於明主也無曰刑人殺人乃以輭持而巧錮之朝去一人暮去一人積漸以往如易地形人心之司南者不在朝宁而在草野

矣於是鄗上則夢白趙先生江右則爾瞻鄒先生三吳則顧叔時先生昆弟高存之先生領衷正人如衣裳之有冠冕山川之有河嶽若高則趙先生所舉士也諸君子言性命言氣節言文章要皆以正人心固宗社萬年之本為主諸小人之詬厲者不曰彼直寄焉而曰是好為黨引繩而批根吾以東岡之陂困之耳困剛掩也諸君子以忠義憤發之故掩而不得出不能無所發舒於是以講學之

禍明禁之邪慝胡紘林栗之徒羣陰翩翩矣諸君子之言有物而行有恒也皆能脫屣富貴塵芥功名彼翩翩者豈知諸人之不可以腐鼠嚇哉俾諸君子之道窮枉不行則天下之人心皆眯而入於邪懷山襄陵千變百出惟吾所為耳諸君子之為言與學或以廣大或以和平或以精簡而趙先生一以剛毅發之養其浩然之氣配道義而出闢仁義之逕使之廓如其為人如麒麟之不可羈紲其

為才如干將莫邪剸鍾立斷其出辭不問大章小言尺牘務出於直截痛快如日月之光華如盧扁之鍼石又如霆鬭電走百邪坐碎間或螫吻裂唇又雜以微辭危言使人愉懌其文辭具在有心者可攬而得也先生駕虬驂螭不可一世鴆毒鴆佻不敢睨其門墻即蕭艾易臭龍蠖行權一經先生之目黑白炳如寧以瑕瑜不掩為忠而以浮沉挫銳為大惡其慷慨自矢者蘭枯玉碎之志至老不

衰蓋自斥於考功及神廟末年立起田間驟登三事而切雲之冠明月之被嶄如也煇如也卒於荷戈荒塞溘從彭咸正人之禍極於北寺雅儒之嘆悲於南操矰弋機於上罻羅横於下先生殂而其巨子至於自沉嗟乎非聖明登極天宇重開返旅櫬於雷州招忠魂於汨水贈以孤卿謚以美號天下人誰知為善之福與顯遂之典哉然生為國柱死為世砥五十年之内安危是非之極先生身行

之者以言紀之身不能行者以言昌之其文可以
娩經墳其詩歌足以貽信史若止以離騷天問少
陵太白誦其詩以兩司馬班范讀其文猶之乎買
櫝而還珠矣丹陽姜抱宏以大司馬范公之命發
其師門之藏盡以付之剛氏先生之靈藉以不朽
不佞翔承命序之爰告同志曰昔吾鄉先正其言
明且清即以為孟子復出非私於所好矣

合刻楊南峯先生全集序　錢府

吾郡南濠楊南峯先生舉成化甲辰進士為禮部主事俄而致仕嘗讀書支硎山之南峯寺故以南峯自命資性警敏若有宿習於書無所不好無所不窺博覽冥搜飲食都廢自經史而外稗官小說佛老方志星家歷數罔不羅列胸中咀菁擷華漱芳浥潤貫串融通徐而出之自運機軸務去陳言故其文簡潔嚴整意盡而止詩清婉爽亮自成一家四方請乞者踵至而先生性僻好侮弄世人不

一一應之雖應之亦不曲狥其情故人亦畏而不敢近雅不喜宋儒議論而於考亭尤多掊擊又最惡近世學術不然其說然援證端確不茍是非筆之於書皆琅琅可誦其他雜著如松籌堂集攅眉集燈窻末藝雲峯廣要奚囊手鏡等書不下二十餘種惟手鏡卷帙頗多亦頗散逸郡中好事者互有收藏先生歿後子孫日微類為鄰家取去姪可略有梓行然存十一於千百非全書也劉侍御子

威亦居南濠曾拜先生稱弟子多有藏本然尚不及見遼金二小史況其他乎姪可之彌甥史辰伯雅好先生書辛勤博採次第付梓乃問序於予曰嗟乎詩文之傳有幸有不幸今坊間所鬻汗牛充棟非鈎棘之舉業則繆悠之道學非荒唐之小說則空寂之異端九經三史付之茫然若吾南峯先生殁僅六十三年遂爾湮沒況漢唐宋以前之人物乎又嘗披覽范盧二志所載名公鉅卿文集章疏不下數十百

種今非獨子孫不存試問其書曽有一留者乎所傳者如此所不傳者如彼非幸不幸而何哉予每過南濠南峯之間及經先生之墓穹碑巍然松楸濯濯未嘗不徘徊不忍去想見其人今二子殷勤傳刻之心甚盛雖先生乆遊道山九京有知寧不喜千載而下有識子雲者耶老生不識忌諱縱言及此覧者幸諒之

姬命文集序　舒曰敬

予嘗評舉子業至今日而壊亂極也則以時事多艱為

據蓋主持世道之人皆奮跡舉業者也世危不持猶謂有舉業乎乃論古文與詩則反是古文與詩之足傳也嘆國家之盛者固多因亂而見者不少也故春秋成於亂賊之季仁義揭於縱橫之秋濟溺起衰丁李唐之中葉紫陽絶學豈趙宋之盛時論世者皆躋之乎一治即世不必治而治在萬世矣此非神理不謬於聖賢擬議折衷乎今古抑揚幽贊乎鬼神孰能當此顯懿而曰文在茲乎予老而服膺惟呂新吾先生一人先生真氣淋

漓綜藝林儒林之華實而樹其幟獨其書晚出海內不
盡傳誦然天壤間布濩瀰漫無非真氣取以成文則凡
聡明有融議論無頗者予必目之為呂先生之徒羅浮
韓姬命師予十數年而予不敢私姬命也姬命竒博自
弱齡著稱其業富有豈必盡肖呂先生第從一真發脉
雖變化百端而馳驅自範必不宣驕恣吻顛倒賢奸如
李尭必不程秦矩漢肖貌遺神如濟南序記諸體據事
緯情亦邑亦古論說與辯尤擅勝場蓋窮原委參經史

公是非粹然一軌於正矣極其才致韻語可以舍筏而婉婉合度則洽見該聞之力也嶺南文獻開自張曲江憶杜少陵頌曲江句云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又云自成一家則未闕隻字謦持此可贈韓姬命盖少年而侈千古之業斯已難矣矧狂瀾頹洞之日屹然不波於書無乎不讀於天下士無乎不友而作想作合迥與世之所讀所友者異將陳文恭之解悟丘文莊之經濟海忠介之風裁合鑄成體而世道實嘉賴之予安能窮其

所詰也請循其本奪人嵩少先生為今日上萬壽賦於神廟鉅麗有閒預料一疏令吾友沈何山有深於謀國之嘆而引為同心良弓良冶則所謂開之者矣

歐蘇選集序 游居敬

予讀歐陽永叔之文温純而婉委如百川之紆廻百折而竟滙於海也又讀蘇眉山父子之文老泉雄而奇東坡爽而健頫濵典而實皆蔚乎其有文鏗然其相宣如觀涿鹿之鏖戰而竦然忘倦如聽簫韶九成之奏律呂

調適而神怡而心懌不自知其身之生於千百世之後也嗚呼盛矣故嘗竊謂為文至於歐蘇亦可以止矣而何必秦漢云哉雖然文以秦漢為上謂其近於古也然古之文不可以强至非沉浸於歐蘇之文而有得焉而遽欲傚於秦漢諸人之作則不過剽竊其字句之奇而模擬其篇章之似耳求其至焉則末也其能逃於羊質虎皮之誚耶況歐公自謂其文得於韓愈氏與斷之六經蘇老泉亦云孟韓之溫醇東坡昆仲大抵守老泉之

教而自得於班固馬遷莊騷左氏戰國策之間故其隨
遇而施方圓短長奇崛衍迤無不如意使歐蘇而不出
於孟韓六經與夫秦漢諸人之言論則亦何以能使其
文之醇穠而至足古雅而雋永浩浩無涯涘若此其盛
與知乎此則學秦漢而不先於歐蘇者舛也既學歐蘇
而不進於秦漢者畫也學文者其無蹈於舛與畫之弊
焉則庶乎其至爾予因選集二家之文而僭為之說如
此以俟知言者倘有所取云

明文海卷二百五十二

明文海卷二百五十三

餘姚黄宗羲編

序四十四

文集

李翰林集 徐熥

李太白姑孰十詠東坡怪其語淺不類太白孫邈子思以為李赤之詩且謂赤詩止此而以太白自比則其心疾已久矣豈厠鬼之罪哉今觀十詠體格聲調無可指

摘且中多佳句如波翻曉霞影岸疊春山色又小女棹輕舟歌聲逐流水又竹裏無人聲地中虛月白又石甃冷蒼苔寒泉湛孤月又翠色落波深虛聲帶寒早又岸映松色寒石分浪花碎此非太白不能辨也藉令果出赤手亦自可傳何至詆為病狂喪心之語俗儒吠聲一至於此愚又謂唐人譏諷時事多託為寓言如李赤河間婦亦烏有先生之類耳以為實有其人似亦憒憒蘇東坡謂李太白集中笑矣乎悲來乎及贈懷素草書數

詩決非太白作為唐宋五代貫休齊己輩詩此蘇公望太白過高非真知太白者太白豪宕歌行中率易之句時見筆端不獨此數詩也又謂太白或有妄庸假託子美斷無偽譔此亦尊杜之過非確論也後世學杜者衆矣豈無一篇相肖雜於集中而莫辨者耶

讀弇州山人集 徐應雷

所謂山人者必有名山不朽之業若弇州山人是真山人先朝孫一元自號太白山人其標韻高絶是真山人

其有位無位勿論也嘗聞有布衣投詩於弇州公自稱山人弇州公批其詩尾曰此曹何所長而稱山人耶山人之不易稱如此今人大憒憒以軒冕為青雲之士以布衣為山人於是公卿録録不能望齊景公魯季氏之萬一並曰青雲之士布衣挾詩文奔走公卿之門並曰山人庸知巢由固青雲之士而弇州公尚書可稱山人哉今之稱山人者大都號能詩文若書若畫當試語之日本朝為山人者曰李山人夢陽何山人景明徐山人

禎卿李山人攀龍宗山人臣王山人世貞祝山人允明王山人龍文山人徵明沈山人周唐山人寅如是而已

俞仲蔚先生集序　顧紹芳

仲蔚俞先生卒之三年而其友歙人程于行氏情篤舊雨為捐棗梓其集以行於世而廷尉王先生序之廷尉名文章大家而習俞先生故其所揚扢文義及稱引俞先生隱德至詳覈矣世或謂俞先

生附青雲而益顯意若推功於廷尉以為其推轂之力居多要之廷尉公初以詩定交俞先生而又生平好播揚人善其推轂於諸名公間固當假令廷尉公阿私俞先生以為名高無論非廷尉公意指即俞先生亦岸然弗屑也今俞先生言及當世布衣之業具在可考鏡已盖明興詞人之業蠭起漂涌然大抵皆出於搢紳之徒而布衣窮巷之士往往十不得一此無異故士方窮時俎漦桓褐不

厭死而已者曾幾何人是故饑寒憔悴頫首而從干謁其於詞特椎剽希合以自附於風騷之致以成其遊道而其著者僅亦馮婦小材陵轢頓挫爭為名高以鯖五侯而已此於不朽之業奚當焉而耳觀者猶傳之然而士不虛得名不虛附當其身或勢激相重以誇詡得聲而百年之後形影銷滅同腐草木計無復之矣乃俞先生跡不能一壓之外遊不能千里之外蓬蒿自擁婆娑乎圖史即達官貴人郡國守相傳響而求先生先生聊

一應之洎如也豈與夫儇巧機辯趨時混俗遊大人以成名者同乎哉然俞先生顧以是得嵩精覃思成一家言語不必規時好聲不必諧里耳若詭若匿以自致於不朽之域驟而讀其集泓渟奥衍蒼然其色非今世人也其素所蓄積豈偶然也哉昔永叔論聖俞之詩以為窮而後工聖俞窮矣然嘗仕於朝至七品官有禄秩以瞻其妻子方諸永叔窮矣以視俞先生不猶泰乎俞先生以窮故工以固窮故比老而其窮不衰而其工亦日

以益甚廷尉公盛稱俞先生之文詞而推本其隱德夫
俞先生之隱德固其所以昌於詞者也其褎然為當世
布衣之傑復何疑俞先生有子伯安以瞽廢然能亟圖
其親不朽而屬予嗣廷尉公言諸末簡予縱有所論述
亦安能出廷尉公意表念當俞先生時家大夫最厚善
惟紹芳亦得以通家子數過從先生折行而進之不可
以謂不知先生於是卒由廷尉公之指為序其所以俾
閭巷之士欲砥行立名者庶有興焉

兵部集跋　吳國琦

琦少自趨庭聞予先大夫之德之功莫可殫述長每去白楊里其中有名山如浮丘白雲予懷亦不戀獨喜尋故老談予先世事如先大夫其遺事之最鉅者亦不能殫述惟聞一二細行似聞鄉黨曲禮及文公小學諸篇覺予一飲食一冠裳舉趾都若與古人相似斯時放心能不頓斂曾聞為部郎省親一村鄰見招其人倚門望車馬日午不至遂呼諸戚友往請至中途遙望一人著

唐巾葛衫坐小松下側耳似聞田水活活聲而手持一帙傍一小青衣持雨具侍立覘聽不敢苟即而視之乃先大夫持家才老韻經索句也曾聞補弟子員奠先人墓歸夜值雷雨大作無可趨避見茂林有棲居甚近就之為某故人家是夜直危坐其門外達旦策蹇驢去侍兒問之厲聲曰奈何暮夜以祀事煩知己起居耶曾聞里先達某砥礪好修適有訟田一細事乃恐為盛德累遂上書規之自署為首陽山人走一癡僕投其門即去

其先達笑曰首陽山人非吳某其誰耶不意今日再見古人事乃瑕大凡此等細行真非筆墨所能縷記故相人謠曰吳某何唐張處士安貧樂道不求人何唐者與先大夫同舉進士張處士逸其名夫以縉紳先生與田夫樵牧分安貧樂道之座異矣異矣嘗記先君子執是集手訂之訓子曰是所以大過人者汝知之乎詩人自有本色以其本色為陶潛杜甫一流人也汝輩養心寡欲深思熟味之事父事君何患不登三百篇堂奧也因

重梓一過令兒子兼熟讀深求之及取筆墨記予所聞一二遺事於末簡並以備誌之未及云

何文毅公全集序

張慎言

當代名相之業莫著於楚石首楊文定值締建之初補天浴日策勲亡兩於時文章尚宋廬陵氏號臺閣體舉世嚮風其後權散而不收學士大夫各挾所長奔命辭苑至長沙李文正出倡明其學權復歸於臺閣盖起衰救弊之功往往百餘年而僅遇其人不戞戞乎難之哉

江陵張文忠又變博大為遒鍊吞雲夢而撼岳陽則經濟實相因也文人矜習於言詞事乃亡當漢東之國隨為大何文毅公應運而興受神祖知遇承明著作之庭摛藻如林公代言補牘春容剴切歷佐宗伯寢謀淮南神祖留公以貽光廟類先朝之貽楊文定迨正揆席煬竈伏莽又李文正之𢈔會也批大郤導大窾識機歸潔尋有鉤黨甘露之變疇能涴之嗟乎公之所就大矣名相以納諫進賢為第一格天之德彙茹之征皇皇偉偉

正正堂堂惟公有馬雕蟲小技楊子雲猶羞之矧名相
如我公詎僅僅絜長較大於操染之間乎雖然日月經
天光彩常鮮文猶日也謨訓以之三代而下標體又繁
宏裁鉅製如燕許之稱於唐范富之名於宋固自不乏
如公崛起南服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倍光曩喆恢
度如文定而加其亮達變如文正而高其潔鎮重如文
忠而善其藏盖合楚相之賢凡數家亡以逾公郎合楚
相之文凡數變誰則邁斯而往哉楚人善怨屈大夫以

騷聖今讀公集非六藝之言不道閒獵酉藏汲冢東西京而下一裁之以灝氣玄識波恬味腴終歸醇雅則臺閣之文實我公再造也昔人有言君以此始必以此終雅文始於楚得公而終之誠冠冕寰宇凌壓來禩而予猶沾沾焉稱楚不置柰何夫文章經國大業公楚人也而為楚重如唐之昌黎宋之眉山各崇地望爾公孫一公來賛部事手梓是集問序於予予亦言其才之所從著者而已

王文肅公文草序　何宗彥

夫館閣文章之府也其職顓故其體裁辨其制嚴故不敢自放於規矩繩墨之外以炫其奇國初以來鴻篇傑搆映帶簡册間猗與盛矣嘉靖末季操觚之士嘐嘐慕古高視濶步以詞林為易與然間讀其著述大都取酉藏汲冢先秦兩漢之唾餘句摹而字儗之色澤雖肖神理亡矣而況交相剽竊類已陳之芻狗乎夫古之作者豈其置酉藏汲冢先秦兩漢之書不讀而行文之時不

襲前人一語者理本日新秀當夕啓規規然為文苑之
優孟詰匠恥之以故二十年來前此標榜為詞人者率
為後進窺破詞林中又多卓然自立於是文章之價復
歸館閣而王文肅先生實其司南也先生負逸才書無
不讀其心澹然無營其氣浩然於功名生死塵埃之外
無所屈故其發為文也紓其中所獨得暢其意所欲言
紓徐莊重未嘗不酉藏汲冢先秦兩漢也而又未嘗有
意於酉藏汲冢先秦兩漢也葢居然古之大家不可及

其視哀艷以為工恢誕以為奇擔摭餖飣以為富者孰
優千秋以下必有能定其品者矣嗟乎先生生平所重
者忠孝大節其所營念而繫心者宗社安危大計豈屑
與文士量長絜大顧玆集括殊吞有歸之大雅精光灼
灼天地為昭亦非鉛槧家所能幾萬一者古稱文章事
業患不能兼若先生者可謂兼之矣某總角慕先生如
天人 及通籍先生歸矣無繇執贄稱弟子頃先生孫壐
承君命序先生文章某何能為役第憶蘇子瞻甫八歲

知敬愛范文正公以不得從遊為恨以獲挂名文字中托於門下士之末為喜某糟粕生不宜繆附子瞻而先生德業與文正公後先輝映則兹集之序某之大幸也而又何敢多讓焉



明文海卷二百五十三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五十四 五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貢生臣李幽圖

明文海卷二百五十四

餘姚黃宗羲編

序四十五

文集

周樾林先生稿序 薛寀

樾林先生以氷雪雲霞之品擅氷雪雲霞之才因吐為氷雪雲霞之言沆瀣一泐綏山萬疊斤竹志署雕薪却寒毋論作之者具奇慧即閱之者亦享奇福今珠源泪

之瞬息枯湮凡我同人應嘆風流頓盡矣次君爾宣暨長孫于甥保明以先生與予夙有小友之目病魔書淫依稀追步屬為釐訂而傳之予謂若先生者蓋彼蒼縱之以才而成之以骨洗濯之以時變而曲全之以病者也士當為諸生時入窅室中米鹽出困有司甲乙神沮氣索藝必不工即工矣主司或不識即識矣不能旁獵千古而暢其胸懷先生幼鍾世族瓊膚點漆乳保嬉娛便與縹緗為伍而又十行俱下百史供録酣恣淋漓選

肤割豔於是毘陵諸生中始首闢妮古振奇之學而出就小試亦遂頭頭第一無敢掣箪徑去者兵名噪者久之乃開壓壇鬬椓徑臂鷹緤犬俯狥獵師纔登仕版又有甘陵南北部之戰士之負時名者不為東南聲氣之所羅即為西北風尚之所掇先生舊為貞父黄先生弟子貞父與涇陽石帆諸公善而先生不借幟於道南後受靜初方給諫晴索之知靜初以間道偏鋒為中瑺所依託而先生力却欝輪袍之援甘受褫削而不悔至今

諷鹿馬一論掉臂孤行滿身是膽猶令人舌翹而不能下而況當時乎再躓再起獨往獨来甫陟監司旋以病廢歷數先生筮仕迄懸車平干之謡頌粉署之劻勷清源如水之曹荆南肅霜之署非不握蘭轉蕙芬人頰而沁人脾即一觴一詠中具有古人情性而屈指歲月以邑令遘齮齕者十之一以冷曹酬循良者十之一以遷客起以監司出者亦十之一而跋涉脩途雞聲霜月者且居其三攤書蔭竹紅消白墮者固居其五矣葢先生

有勝情無濃情有超骨無媚骨亦有清緣兼有清福故其集繁重而工麗如是記予幼時與仲舅氏讀書古廟先生與二無先生過之側聆數言心推淵異嗣是偕為諸生見其霍霍飢鷹摩天獨運未嘗不驚而禮之乙卯以後晤言少踈至清源一葉神京半朞則相與較古於毫芒探奇於琅笈落紙屑飛停杯羮冷先生嘗命予南北史鈔序予亦稍稍獻其狂言不謂俱託沉冥盈盈齋閣而人琴之痛僅僅付之丹黃箋疏之下也嗟乎先生

艷固雲霞清真氷雪昔有食霞飲而悶者亟以嵰山之雪沃之乃克起先生詩文於吾鄉株守經義時首推博奥而邇則獺祭競雄食生不化尤遜先生為清駛之最爾宣保明英標振發讀父書而追祖烈當必有延清颷於繼素置太傅書於衣帶中而寶持之者雖以擬瑯琊氏之七葉青箱何不可

梨雲館集序　許士柔

何仙郎風雅之譽久振詞林不倩棗梨流布乃名士耳

熱則如日披其編把其臂快其心者以仙郎吐字皆珠不易落在卷册間一襲人潤含蛟宫之水見者生寳色惟其襲人者少故獲見者倍珍珍者至而秘密之藏不得不託之木於是相為徵隱舉從卷册間抱珠還蛟宫而歸之綃市斯得人披其編快其心勝把其臂也仙郎自不欲以風雅聞其自言曰非所以存仙郎盖初服青衫寄思聖諦必進風簷之牘似賦子虛者動帝王生不同時之感遇合一日經緯萬端鴻駿或存焉凫華泠人

孤賞短氣本色既剥生面非真矧學士病抑於風人經生戶排於詞客存在風雅所亡不既多乎殊有不然者士人立名總此數行字耳合一日易合千秋難合隻眼易合羣目難千秋存仙郎則一日為短萬目存仙郎則隻眼為孤且讀集中文詞춘筋漢骨宋艶班香盡切藝家之脈參作者之宗若數行攫時物想仙郎又不屑存矣予所心就者不獨是仙郎家貧而形臞豪挺適富人壯士尚友樊於期魯仲連李太白諸人時不合意命酒

三雅之復淵冲清潔不露詞采面目不乞哀憐齒牙甫
接之木然入其韻遂躍如也生平不輕許人及披肝析
膽不知身為已有十年論心有懷幽憤必命駕尋之憶
辛酉秋促膝六橋感懷多菀指西湖曰負此清水予為
悲壯意海内思交臂仙郎為韻事即偶經座不啻荀香
三日武陵佳山水轉不能留人致逸在江淮間令人以
風人詞客相映又安得以此集存仙郎耶仙郎既字梅
臣又晉生又欲仙又仙臞變易以避風雅之號若陳伯

玉買琴破琴貽詩文之名於長安其得失為何如哉

自序　譚元春

夫詩文之道非苟然也其大患有二朴者無味靈者有痕故有志者常精心於二者之間而驗其候以為淺深必一句之靈能回一篇之運一篇之朴能養一句之神乃為善作譚子曰古人一語之妙至於不可思議而常借前後左右寛裕朴拙之氣使人無可喜而忽喜焉如心居内目居外神光一寸耳其餘皆皮肉膚毛也若滿

身皆心心外皆目人乃大不祥矣然前後左右所以藏此一語者亦必真如古人之寛朴苟以古人不可思議之語藏於今人漫無精氣之篇將并其妙語而累之譬如人懷仙佛之心而所裹皮肉膚毛疥癩猶可豈可市井乎予進而求諸靈異者十年退而求諸朴者七八年予所謂靈與朴者終隔而不合而其意亦未嘗不思以傳也所謂名根也人不忘名則自愛名若有根則不浮藏諸名山傳之其人沈碑於水安知後世不在山巔所

以取之者遠矜之者重不必親見名之我歸而寧忍百年之寂寂以自結於不可知之人其為根亦良可念矣嘗見迫於求傳者不傳避一世之誹貪衆人之譽究竟不切於後世之好惡而生前心血光陰付之可惜又有步趨古人久淹晚出以為可傳者不傳夫古人所可傳之處未必皆在所傳處而古人所自傳之路豈有復為人可以傳之路雖毫釐相準苦心有年然迷於山者漸深漸迷矣譚子言至此竦然喪其所謂名根曰靈與朴

吾所不敢忘也傳不傳固亦有數耳吾何知焉吾何知焉

明文海卷二百五十四

明文海卷二百五十五　　餘姚黄宗羲編

序四十六

文集

懷初集序　吳伯與

今之詩若文人人能言之夫其巧倩妖睇倚閭而望歡自視豈在夷光下然競為名耳非其質矣且名之所尚又好推尊其時顯重者耳傳而共爲其名語語月露人

人長慶沿好成俗以趨顯赫而幽士下吏無問焉甚或薦紳先生雅好巖穴以自引重人亦遂從而名之名其耳目之所及者而已不知天下之不能為名者固多也其不能為名者無倖名者也無倖名者不必以詩若文名而直寄焉以行吾意者也予得之懷初先生先生業儒屢蹶省試竟以郡幕終退而老於柴桑間吟咏泉石竟十餘年而歿有子達時不忍泯其父已乞序沈侍御矣而復問序於予予因念懷初之於詩文自適其情而

不必於托其名煕煕乎處於不爭之間而甘於無待之鄉則不知耳而目之者盖逃而隱於下吏翩翩乎雅有風人之致矣其子復以其所厭而不欲得之名識而行之寓吾無盡之思所為昭曠切至交伸於父子之間者有可想也是予序之之意也

戴初士文序　陸培

執鑾相激迺見俠烈豈不信哉辰龍之歲予嘗客燕徃來黄金臺每與海内賢士大夫深相結其高材生豪俠

士促滕交歡恐不暇也客遊益廣獨好與石陽黄商侯交商侯智深勇沉名在公卿藉甚多計數慷慨好大畧丞相大司馬執金吾之徒屏棨戟從車騎日幾至門至不得通留謁而去商侯非矜名高者予知其非常人也時石齋先生就檻車徵至豫章邸金金吾幕校尉從取囊中錢先生苦貧無有幕卒以三木囊先生頭纏鏁割剌益困苦之急而金吾法求為械繫使者率納錢大僚小使百金方許就道罪隷率倍息償之不如意則箠楚

格决辱詈交至方先生困急人或謂豫章兩孝廉一短而黧一長而赤與先生無平生歡各輸其家半為先生營錢得二千金幕卒稍怠長赤者恐先生中齮齕者鴆日侍先生傳中卧起服食與俱石齋先生安流北向全身待罪兩孝廉功多而所謂兩孝廉者何也一為吾客商侯而長而赤是宜豐邑人所謂戴初士者也初士任俠工文詞其所交皆名卿暨大父行好遨遊從歌姬健兒三十人轍跡遍天下細士不察猥以初士侈麗非經

此初士重自愛烏可與流俗道哉荆卿在燕燕太子間進車騎美女以順適其意荆卿終已不辭文信國性奢豪自奉甚厚聲伎滿前此等豈溺羣婢歌彼婦蹈昔人之戒哉良以異日冀得一當死忠孝之事標節烈之名所以用此身者甚重且艱則今日初士之聲樂充下陳粉黛極趙衛誠不為過明年初士商侯計偕方榮華膴自茲以往名通宦達建勲植節必兩孝亷也華元以于思著漢壽以鬚稱子罕以黔顯晏嬰以六尺雄然則短

黧長赤遂成名臣豈不異乎

王逸季遺稿序　張士偉

逸季死而西弇熸遺文散弗收收得剞劂草創之餘二百篇褏而得其十三刻有日矣桃源江禹疏以尊人之令長洲也憐部中兩亡生合刻其遺文而并以逸季稿屬予予曰是烏足以存逸季哉異時文厄通波選愞已甚奇服羣吠未知向方逸季與淵獻困敦之間慣學者之不達而師悖於是躬夷楚昧首振夏聲禰毘陵而躋

鹿城與天下建鼓而趨之當是時也會藝之盛北盡江東南極閩越喑嗚宿將莫不負弩矢當左騑以庶幾執事之顔行逸季目瞬口讋人無不滿意去者而更徵材他山之石舉已陳之芻狗𢧐之汰之自墨卷小題兩刻出紙直湧而目界寛天下遵之廓如也故文之盛於今也雖癸未諸公唱之於上亦由逸季導之於下唱者顯收倚門學步者之情而導者嘿移人於語言色笑之間而不自覺吳士之知向方則逸季大有造矣且逸季窮

不遇時而非不遇於文夫以一子衿執三寸之管奔走
羣彥天下非其讃誦之師資之則以意見牴牾訾議之
者也為名者求一訾議之不可得而逸季廣羅弘長之
中詎寧子衿而並逸季者即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若
兩亡生者人憐之而人永之可也逸季方苞穎栗既實
矣又藉此區區者著稱乎哉江禹疏曰若是胡刻也胡
刻附附必以宜義也逸季而因大人以成名也子楚然
曰逸季不大人乎哉明之制舉義唐之詞賦也左司湘

靈紫微阿房應舉之美終唐世指一二數而號為一世正宗者且白衣還斥於窮崖莽江之濱即今詮唐音者能越李杜而録餘子乎其附也以志思也無情而之有情者文也有情而之無情者貌也今逸季將亡之手澤在是而舍曰不併行焉無是也予答是語已因手帙付賈人客從旁揶揄曰鋭矣子之為逸季也即不藉此區區者而直以此區區也予曰是足傳矣業厚流光業薄流卑世有知逸季者終不越制義而問洪濛且逸季之

行也實感異夢延壽感異夢而垂極筆逸季感異夢而謝綺言而卒之日月則相先後焉其得其失必有辨之者又不徒區區制義爾也兩亡生者為馮為文俱長洲人因禹疏屬逸季語及之

## 竹寓軒文集序

黄端伯

夫山水之趣生而有之非學所能益也然非宿於學者不能測高深之容虎兕蛟螭分王山川以為城郭宮室友臣妾嗣子孫乃嘯呼風霧之中習而不察其趣殊也

今夫孝子之敬其親也猶以登高臨深為戒況其散焉者乎禹平水土伯益從東蹈海西涉流沙南渡江北窮朔漠凡山川財賦人物神怪無不包舉而志之嶽嶽淵淵直與高山大海相配後世立言者宗之司馬遷從漢武帝廵行足跡半天下故行文汪洋究兀有河傾嶽立之威儀耳目之靈通於性命異哉潯陽文用昭家在廬山之麓長江九派收之襟帶間遊宦越中風流日甚舟車所至必載四方之山水以行過則遊遊則記傳神布

景逸興遄飛即雜之禹貢山海經太史公傳幾不辨其為一人為二人矣吾聞上帝秘書常以名山大川為寄禹藏書於石室而子長欲留副墨於名山物之所始者終必歸之天之道也潯陽有上霄峯與越之包山石匱相峙文子之文至矣請以名山大川藏之

明文海卷二百五十五